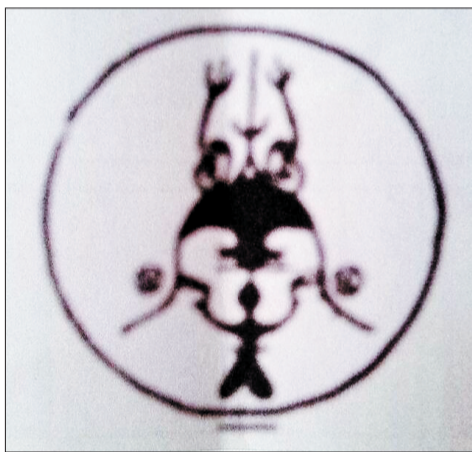


| 河洛 |

【娜说河洛】

“远去的村落”之陈李寨村(下) 读书人的圣地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

王氏家族徽号

王氏是陈李寨村的大家族,村里一多半人都姓王,大家端碗饭坐在门口吃,寒暄的都是本家,上溯五百年,都是一家人。

洛阳解放前,每逢春节,王氏后人都要到村中的祠堂祭拜祖宗。这个家族不但精修族谱,续写香火,还有本门的家族徽号。

那徽号猛一看像远古的图腾:黑色的线条,勾勒出混沌的世界;圈中一人跪拜,擎着斧子。

据王氏后人介绍,这个徽号寓意盘古以斧开天辟地,先人们靠劳动白手起家,敬的是勤劳、朴素、自然的生存方式:为工不怕出力,为商苦心经营,为农适时耕种,为官清正廉明,为民遵纪守法。各守本分,各尽其职。

王家第十四世孙王瑞,是村里人礼赞的楷模。王瑞身高体壮,干活不惜力,种庄稼是一把好手,打的粮食总要比别人多一些。他的老婆也会过日子,每顿饭都要从量好的米面盆里抓出一把留到下一顿备用。

民国初年,村民们过着半封闭的生活,进一趟洛阳城,紧赶慢赶都得一整天。王瑞看到了商机,便用粮食换回一些日用品,率先在村里开了一家杂货店。

村里人好烧香拜佛,从外地买香易折断。王瑞就拜能者为师,用榆树皮做原料,加工线香,方便村民。每年中秋节,他还亲手做月饼卖。

后人曾拿王家当年做月饼的模子比量现今的月饼,发现王家的月饼个头儿能顶现在的两个,可见王瑞为人之厚道。

这么大的月饼,要价比城里还低,仍有手头紧的穷乡亲吃不起。王瑞说,没关系,您先赊着,等有钱了再还。

这个杂货店在全村独一无二,而且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,因此生意很红火。王家挣了钱,就盖房置地,家底渐渐殷实起来。

王瑞的儿子王永德继承了家业,也继承了父亲的诚信厚道,饥饿年月扶危济贫,借出去的粮食从没让人归还过。

洛龙区档案史志局编纂《消失的村庄》一书,把王瑞家的故事也写了进去。书里说,王瑞父子最大的心愿便是家里能出个读书人,改变祖辈因不识字而受人欺辱的历史。

这个美梦后来成真了:1947年,王永德的儿子当了教师,成为全村第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教书先生。

有此心愿的显然不仅是王瑞一家。就在王瑞的孙子当上教师的那一年,王氏祠堂被改造成了学校。昔日供奉祖先的圣地,成了培养读书人的圣地,直到2003年被拆除——拆除是为了建大学城,构筑新的希望。

村民们搬进了居民小区,仍数着村里近年来供出来的大学生——光是博士、硕士就出了一二十个呢,多荣耀!

【河图洛影】河洛古树名木

巍巍古树 悠悠深情

□赵敬 文/图



在老城区敬事街小学校园里,一棵皂荚树挺立于正大门照碑墙后,虽历经300余载沧桑巨变,校园布局几经变更,但这棵古树一直巍然挺立,甚为美观。

2009年,这棵古树被载入洛阳市古树名木名录,作为国家二级古树予以登记并挂牌保护。皂荚树高15米,树冠达10米。每年10月果实成熟时,一串串皂荚挂满枝头,是校园中最美的风景。

1995年4月22日,全国政协委员王光美同志光临敬事街小学。她兴致勃勃地走进学校大门,环顾四周,似乎在搜寻往昔的足迹。她频频向师生招手致意,激动地说:“变了,一切都变了,岁月悠悠,只有当年的皂荚树依然枝繁叶茂。”

在学校荣誉室里,王光美一面饶有兴趣地观看陈列的珍贵历史照片,一面深情地追述当年刘主席视察敬事街小学的动人情景。一位老校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唱起了过去的校歌。王光美侧身倾听,双手打着节拍,悠扬的歌声从室内飘出,师生们眼中噙满了泪花。走出荣誉室,王光美与全校师生在当年的皂荚树下合影留念。

散落在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、古街道、老民宅、旧窑院、古亭台、古城堡等,无不带着河洛文化的鲜明烙印,向我们讲述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。敬请关注,欢迎投稿或提供线索。

■投稿邮箱:wbeluo19@163.com
■电话:0379-65233687

【老洛阳话】

趣说洛阳话 “这枪有礼了”

□姚智清

记得上学时,有个数学老师每次讲课都会指着两边的等式说“这厢”如何、“那厢”如何,让我不由得想起了《西厢记》里的张生。张生见人便一揖到地:“小生这厢有礼了……”

“这厢”“那厢”是“这边”“那边”的意思,它跟古代的建筑有关。

古代民居多为四合院,四周都是房,位置最好的是北边的房,门朝南,冬暖夏凉,为正房,一般是家中有地位的人住。东、西两面的房子叫厢房,归小辈们住。东方为阳,东厢房一般是男孩子住,西厢房则留给家中的女孩子住。有条件的人家,则会在后院里另起小楼,让女孩子住在绣楼上,一般不与外界接触。家里来了客人,孩子

们(尤其是女孩子)不便出来,只隔着门喊一句“这厢有礼了”,算是打招呼。“这厢”的“厢”便是由此引申而来的,意思相当于“边”或者“面”。

洛阳人说“这厢”,喜欢说成“这枪”。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那首《乡愁》,如果用洛阳话来念,就成了“我在这枪,新娘在那枪”,听起来不觉得忧伤,倒平添了一股火药味儿。

都说洛阳话土气,其实不然。想象一下,风华绝代的崔莺莺与张生若在洛阳街头相见,张生必得拱手作揖,无比欢喜地说一句:“小生这枪有礼了!”莺莺则曲身道个万福,软软地说:“小女子这枪有礼了。”那情景,是不是比今天简单的一句“你好”要雅致得多呢?